

3.1.11 青海

9

موري تاريخ مائت يىل

木垒文史资料

(3) 期



4 -

(5) 期

第3期目录 —

第5期目录 — 65 页

1987年

جوڭگو خالىق ساياسى ماسلىمات كەڭەس
موري قازاق اۆتونوميالى اۋداندىق كومىتەتىنىڭ تارىخىي ماتەريالدار زەرتشەۋ كومىسساياس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7 9

已抄

1986.12/28

目

录

木垒县史资料

解放前夕、木垒县农民反抗苛捐杂税始末记 贾成虎 (1)

木垒县国民党组织机构设置及其活动内幕

王德基口述、赵子年整理 (10)

回忆扎里福在木垒河县的几件事 沙合道拉 (16)

回忆我父亲董率真的二三事

董孟雄口述、戴良佐整理 (24)

一九三七年木垒河县的植树活动 戴良佐整理 (41)

县长妙计海助手、秘书修己以安人

——记董率真在木垒河县禁烟的故事 姜发友 (43)

木垒县绵羊改良史话 董林生整理 (47)

木垒良种场苹果栽培史略 段惠萍 (57)

1986.12

玉门出塞歌

姜发友回忆

(66)

第5辑目录

65

解放前夕，木垒河农 反抗苛捐杂税始末记

一九四二年以后，新疆政局一变，军阀盛世才，暴露了反共投机的真面目。公开投靠国民党政府，蒋介石的军队，陆续开进新疆，接替盛世才驻防。王文芹就是该军第四十六师副秘书。后

一九四五年任木垒河县县长的。王文芹的走马上升，就是木垒河县农民承受苛捐杂税的开始。他网罗亲信，掌握财权。从四十六师调来四人任财办科长等重要职务。贪赃舞弊，横征暴敛。到一九四八年就向农民摊派各种买粮25种。共计5,000多石（每石约合400斤）。其中，为他在奇台开烧房的岳父买粮300石。给奇台兵站站长许华锋私人买粮500石。王县长老婆生孩子，过满月买粮100石。还给协助他作弊的私人水磨买粮150石。以及为他的瓜牙摊派粮200石。那时候，摊派的买粮价格很低，还不能给农民按时付款。扣这扣那，赶到农民手中已所剩无几。当年一家生活水平较低下的农户，一般都租种一角地。（约合70亩，即稻石五斗左右。）。如果收六分田（种一斗打六斗），共可收入粮食十五石左右，交租3石，田赋粮2石，再交摊派买粮6石。平均一家按五口人计算，每人只剩8斗粮。若除去下年籽种，人均仅得口粮四斗左右（折合160斤）。一年365天每天每人只有四两左右的口粮，生活之艰难，莫过于贫苦农民。然而，王文芹为了逼农民卖粮，接连不断地派衙役到农民家中鞭打绳拴，逼得有的农民变卖家产，甚至有的卖了妻子。木垒河县西吉尔农民 高元，就是

为交粮先卖子。后卖妻。家破人亡的，苛政猛于虎。悍吏来乡。连鸡狗也不能安宁。残酷剥削，农民们实在忍无可忍了。1949年农历正月初五，^{农民们}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农民们}利用拜年之机，

突然集中到县城。一下包围了县府和县党部。示威游行。接着占据了国民党县党部。集会罢免县长“王文芹在木垒河县历史上一场农民反对贪官污吏的斗争就这样开始了。这场斗争持续了三天。到初八日选派代表上省政府告状。同年四月王文芹被调离木垒河县。接着又派汪玉瑞任县长。9月新疆和平解放了。木垒河县的各族人民同全疆各族人民一样才重见天日。1951年，全县各族人民向人民政府控诉了王文芹欺压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在全县各族人民的强烈要求下，人民政府将王文芹缉拿归案。终于受到了惩罚。这段历史的详细经过是这样的：1949年元月间，

木垒河县国大代表盛德有。为了与王文芹争权。就把王以买公粮名义大量为私人购买粮食的内幕。公布于众。然后。盛德有采取集会形式。召集部分水地地区（新户等地）的农民和县城街道上的一些亲友。在汉文会。开会罢免县长王文芹。不料王文芹后台硬。盛德有不但计谋未成。反而连他的国大代表及汉文会长等职衔也被撤销。在他不利之时。有人提醒他说：“西乡英格堡有个贾成虎。被王县长关押过两次。他是不愿为王县长卖力而遭到关押的。对王县长一直不满。”盛德有听了之后。认为可以利用。便于农历腊月8日。派姚增铭到英格堡我家说明来意。我欣然同意了。腊月

29日我来到县城盛德有家。当时，他家有十余人正在商讨对策，其中有张培孝、李春得、赵仁堂等。我听他们介绍了罢免县长的经过以后，认为主要欠群众力量。当时我就先通过各保小学校教师，再串联各保农民，凡是愿意告县长的人就签名。若同意就这么办。商量结果，大家同意后就分头行活了。正月初三日前，已批签了名的花名册送到了盛德有家。同时约定愿告县长的人于正月初五日，携带自己的枪支，没有的就带自卫队的枪支带到县城集中，若有情况，临时互通信息。经过统计全县有四千多人签名，最多的一家有三个人签名。正月初五日，农民们从不同方向来到县城集会，展开了示威游行，首先包围了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并占据了县党部大院。由于县政府前门关门，并有县城自卫队和警察把守，我们没有硬闯，而是撤到县党部，召开罢免县长王文芹的大会。参加农民三千余人。会上大家控诉了王文芹的罪行。同时责令县党部书记赵瑞，叫王文芹出面答复提出的问题。赵瑞一看此声势，吓得脸色大变，满口答应去叫县长。结果一去未归。而王文芹见农民围攻，更是吓得龟缩到县政府不敢露面。这样农民就只是集会，控诉并高喊打倒贪官污吏王文芹！赶走豺狼王文芹。农民要生存等口号。其次，当时由于农民所带步枪一百余支，轻机枪一挺，手枪五支，冲锋枪一支。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我们把带枪人员和一些青年小伙子编成了一个连，四个排，十二个班。连、排、班长都是临时指定的，但都是当过兵的人。明确分工是：一个排作警戒守卫，两排作应

战在。万愿驻军用武力干涉就应战。一个排对外联络。防各有人在道沟上捣乱。农民占后的县党部大院的前。后门都设有岗哨。房上也有巡罗哨。由于有严密的组织。当地驻军和警察也就没敢盲动。集会的第二天下午。驻军来了三人。即哨兵一。其中一位姓马的排长自我介绍说：“我是机枪连的。叫马洪清。是排长”。然后他问：“你们谁是管事人？”我回答就是。他口气生硬地说：“你们为什么闹事？昨天我们认为。你们会离开县城的。可是今天还在继续抗乱；我们是人。今天就要让你们马上散掉”。我们一口同声回答：“不行。王队长不亲答复我们的问题。就不散”。马排长猛然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搁。大发雷霆：“为什么不散会？我们也猛然站起来。把手枪向自己前面桌子上一搁严厉质问干什么？这时里屋的六个人一齐持枪出来。下一言。他一语。向他们讲理：“如果我们的人持枪在街上闹事。谁作主当。有我们负责。但是这个院内的事。与你们驻军无关”。马排长见事不妙。就又变了口。说：“我们是奉上级命令来的。不要生气。就按你们说法。只要不在街上乱闹就行。我们走了。”他们走后。我们内部又作了提高警惕的准备。商量决定：有些人可以回家。留下的人都是有枪的和青年小伙子。做到枪不离身。回家的人。随时戒备。被挑起。注意爪牙的活动。如果驻军用武力干涉。我们就撤出县城到头道沟和平顶山的马路坡一带应战。布置就绪以后。严阵以待。可是当天晚上没有任何动静。其原因。驻军虽然是一个连。

但他们只有六十余人。枪支也不多。当然更主要的是“大士兵不愿为王文芹卖力。所以他们不敢盲动。正月初七日晚。县内报局王兴（负责人）来报信说：“奇台来电报。驻军明天就来木垒了。”

王兴还把奇台驻军拍给王文芹的电报内容抄给了我们。我们得到消息后，立即商议对策。认为奇台来军队。肯定要强迫我们归顺。如果不撤，就会动武。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流血。我们立即撤离县城。并选出了代表赴迪化上告。当天晚上，我们在撤时，故意在县党部院内又加了岗哨继续高呼口号。这样驻军和警察更加相信。集会还在继续。

正月初八日

午，赴迪化告状的我和张培孝等人到了奇台县城。各自住在亲戚家暂时躲避。写上告呈文。初十日早晨，突然在住处进来了三个警察。我出屋迎接。他们问：“这里有没有木垒河县来的人？”我当机立断回答：“屋里有几个人宣说。不知道有没有。”当他们进了屋我就假装上厕所。趁机悄悄跑到小西门外香石匠家同张培孝住在一起。王文芹调来奇台的驻军办空了。又与奇台军寨高狼领为伴，企图捕捉我们。但由于我们警惕性高。他的计谋没有得逞。正月十三日我们搭上马车。十四日到达迪化。我到“梁吉德律师事务所、梁吉禄。（他是省公安厅的）家中通过他把上告呈文递给了包尔汉主席后将呈文转到民政部。我们又到民政部见了王厅长。厅长满口答应。派人到木垒河县进行外理。并让梁吉禄回县等候消息。返回后，于正月29

日我们和省委员三人在县小学校见了面。他们有自卫团副付秦吉宣和盛德有陪同。省委员说：“我们是省政府派来木垒河县调解农民误会一事的。”一听说农民上访是误会，就当场揭露了王文芹向农民摊派买粮的事实，并指出王县长为私人买粮，逼迫农民，叫苦连天，有的人无力交粮，只好变卖家产，有的还卖妻子、儿女。这能叫做误会吗？省委员在事实面前无言可答，只好说：“我们是奉汪万长司令来调，叫王县长不要计较农民的一时冲动。农民有困难，看情况对待，要为民为重。如果你们不让，我们把意见带回迪化，报告主席”。这时盛德有的口气也突然改变了。他说：“农民实在交不上粮，县长也就不当了”。由于农民代表赴迪化上访，王文芹坐卧不安，使对盛德有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给盛德有官复原职。而盛德有为了个人坐官不顾民益，又和王县长一个鼻孔出气，我们就只好开盛德有各自回家。但我考虑台官如打虎，不能虎头蛇尾，我最初是为民除害才挺身而出，今天盛德有是为了争权做官而背叛人民，我们决不能明哲保身，让农民继续受害，也包括自己在内。因此还得继续斗争下去。于时我又到张培孝家和他商议（因为他任过木垒县县长，在水地地区有一定威望）对策。张培孝说：“我们找一下吐尔迪付县长，看他怎么说？”我说：“好”。农历二月初一日晚上，我们三人去吐尔迪付县长家求见。吐付县长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的付县长说刚来迪化后，他很高兴地问：

“你们到迪化见包主席了没有？”我们回答：“没有”。他又问：

“你们愿不愿意回去？”我们回答“愿意”。接着，有县长告诉他们说：“最近王县长正在策划抓你们，可要小心呀！”同时又说：“你们明晚再来一趟，我给你们写个信，再找几个维族人同去迪化”。在离开他家时，吐付县长亲自送我们到大门口，并用民族礼节，手扶胸前，鞠躬送行，我们也鞠躬还礼后离去。第二天我们按时到了吐尔逊付县长家里，他的客厅里坐着一位青年人，我们都互不认识，经吐付县长介绍，才知道他名叫扎克力牙，吐尔逊付县长给包主席的信就是扎克力牙代笔写的。吐付县长当时还介绍说：“这个小伙子，是刚从监狱放出来的，王县长说：他与都善农民闹事有关系，把他押了好久才放开了”。第二天，我到东城找李天祥老先生，求他同我们一齐去迪化，因为他年岁大，老成持重，也是受冤农民之一，他听了很高兴，次日我们就到县城薛寿堂家，李天祥和薛寿堂他们之间是老友，求他给我们当联络员，薛听了告县长很担心，他说：“告官如打虎，千万小心，不能住在县城。”于是，由他到吐尔逊付县长家取得了联系，两名维族也同他一齐来到他家，一个叫哈甫尔，一个叫汉木都，同我们于二月初四日到达旧户（现在的新户），坐张老五的马车第二次赴迪化，头一天住在老奇台，第二天到奇台，第三天，乘汽车走了两天即初九才到达迪化，为避免王县长派人到迪化暗害我们，就没进县城住店，而是住在西门外杨家水亭上的。

里。吐尔逊付县长曾在他“家”住。迪化警察大队有个刘队长。他当过木垒河县的警察局长。以王县长不要他才调到迪化中。我们就照吐尔逊县长的话，找到迪化专区保安大队。见到了刘队长，刘认识张培孝。我们听他的口气，他果然痛恨王县长，并坚定地说：“你们告，我保证你们在迪化平安无事”。二月十一日，我们到省政府求见包主席。省秘书长、刘孟纯把我和张培孝叫到他办公室问：“为什么见主席？”我们说木垒河县的王县长欺压农民太深，农民无法生存，只得要求主席为民作主。他说：“全省有两个能干的县长，其中一个就是木垒河的王县长，你们还告他”。刘不让见包主席，我们二人就离开秘书长办公室，和其他三个人同在六厅前来回走。等主席出来求见。中午时，包主席出来上汽车要走，我们五人齐上前跪到车前。包主席又下车上前问我们：“啥事？”我就把写好的状子和吐尔逊付县长的亲笔信递给了包主席，他看过了吐的信后说：“你们明天到我家去一起”。这时，同我们去的两个维族代表向主席问了好。包主席用民族礼节还礼，并和哈的尔老汉用维话说了几句话。随后我们问哈的尔，包主席说了些啥？他说，问我是哪里人？干什么的？哈的尔回答是木垒河县人，农民兼稽查，（稽查兼管收草头税，有权无职）。二月十二日，我们去南梁包主席公馆，包住的是一至二层楼房，有一、二、〇平方米大的公客室。我们进去一看，会客室里已经有10余人等候见包主席。坐第一号有一个青年

人拿着厚厚的一迭书信进来了，随后他二席也进来了，坐在门边一个小椅子上。先问：“谁是木垒河县委员？”我站起来立即进行了回答。跟着他把我叫到身边让坐在椅子上。向我询问木垒河县的情况。我简单地口述了上次民厅派去委员的经过后，他说：“明天你们到省政府来，我再派人去木垒河县”。二月十四日，省政府派了五个人同我们一齐乘汽车返回木垒河县。当时两名维族委员直接住到了吐付县长家里。其他人住到了县小学校。二月十六日，正式在县小学校（现在县一校）座谈。王县长没有露面。只有县自卫团团付秦吉堂。县财政科长（姓李）和盛德有。会上，我们提出了五个条件：一是摊派的买粮作废。二是换掉王县长。三是关押起来的人全部释放。四是保证今后不能抓农民。五是赴迪化的一切化费由王县长负担。围绕上述五条，经过讨价还价，终于前四条都被接受。并写有文字，盖有县政府大印和王县长签字。唯有化费一项。可在会后由双方协商解决。一场反贪官污吏的斗争就这样结束了。

王文芹于农历五月初调走了。又来了一个玉瑞县长。是骑五军调派的。他到任后。七月间亲自到英格堡我家邀请我当财政科长。我婉言谢绝了。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木垒河县人民和全疆各族人民一样才重见了天日。

木垒县国民党组织机构设置及其活动内幕

王德基口述

赵子年整理

国民党木垒县党部是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春天成立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木垒县党部”。县党部由书记长和秘书干事、组训干事、宣传干事、助理干事组成。另有两名公务员。在汉文分会大院内办公。地点在现在的“山城商店”处。下设十个区党部，二十个区分部，2个直属区分部。农林区党部以学校为基础。设在学校，由校长担任区党部书记。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国民党木垒县党部随告结束。因我年过花甲，记忆稀薄，对当时县党部的组织情况及其活动内幕已不完全记忆。现仅将所能记忆的部分情况作一追述，以供参改。若有谬误，希请知情者给予补正。

一、木垒县党部组织概况

县党部书记长和组训干事由省党部委任。

1、1944年——1946年：

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王乃一、后改名王一致、山西省人。

秘书干事：易鹤 木垒县人。

组训干事：阿依坎（维）木垒县人。

宣传干事：卡德尔（维）木垒县人。

助理干事：王德兰 木垒县人。

10个区党部是：

第一区党部包括县党部、县政府机关，书记刘玉，木垒县人。

第二区党部包括县警察局，书记刘树恭，山西省人。

第三区党部包括县城民族居住区，书记卡德尔兼任。

第四区党部包括县城工商界，书记张举成，山西省人。

第五区党部包括县城附近，书记王智岭，山西省人。

第六区党部包括三畦学校及所在地农村，书记王忠选，山西省人。

第七区党部包括东城学校及所在地农村，书记赵文科，木垒县人。

第八区党部包括水磨沟学校及所在地农村，书记杨文辉，木垒县人。

第九区党部包括英洛堡小学及所在地农村，书记娄祥，木垒县人。

第十区党部包括平顶山小学及所在地农村，书记吕俊峰，山东省人。

两个直属区分部，由县党部直接领导。

第一直属区分部，包括县党部、征收局、文化学会，书记王振海，木垒县人。

第二直属区分部包括白杨河，书记姜发友，木垒县人。

、1947年——1949年。

国民党平党部部长：赵瑞。（哈）县人。

秘书干事：王德基。木垒县人。

组训干事：郝正杰。木垒县人。

宣传干事：卡德尔。木垒县人。

助理干事：冯德生。木垒县人。

10个区党部是：●

第一区党部书记：张林山。木垒县人。

第二区党部书记：马思元。山西省人。

第三区党部书记：卡德尔兼任。木垒县人。

第四区党部书记：张祥林。木垒县人。

第五区党部书记：王智玲。山西省人。

第六区党部书记：王忠选。山西省人。

第七区党部书记：赵文科。木垒县人。

第八区党部书记：杨文辉。木垒县人。

第九区党部书记：姜祥。木垒县人。

第十区党部书记：吕俊峰。山东人。

两个直属分部：

第一区分部书记：王振武。木垒县人。

第二区分部书记：姜发元。木垒县人。

二、活动情况及其内幕

1、组织活动：

1946年以前，全县共有国民党员130人。那时，发展党员县党部把关很严，手续繁琐。被发展对象要填写两份申请表。贴两张1寸照片。申请表填写好后，盖上本人手印，然后上报省党部批准，并发给党证，才能成为一个国民党员。

1947年以后，发展党员就没有以前那么严格了。其主要原因是：国民党政府为了巩固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就不择手段，大肆发展国民党员。首先，将发展党员的批准权力下放到县党部，由县党部印“临时代理证”（一张纸条）代替党证。只要拿到临时代理证的人，就承认为国民党员；省党部还责令县党部进行突击发展，发展党员多了，就可以将原来为四等县的木垒县升为三等县。为此，县党部书记长下令各区党部，并派出干事到农村帮助区党部突击发展。区党部和区分部为了很快完成突击发展的任务便商量决定：先从户口册子上抄写名单，然后再通知本人，发给临时代理证。其次，有些人自己不知道，也没有见到临时代理证，就成为国民党员了。例如，县党部秘书干事王德基到白杨河、平顶山区党部发展国民党员时，正是收庄稼的时候，学校也放假了，王找到区党部宣传干事，付保长张明科讲明来意后，张明科很畏难地说：“现在

正忙，喊不来人。咋办？最后，同区党部书记、学校校长吕俊峰商量决定，干脆从户口册子上抄名单发展，结果既没有通知本人，也没有给发临时代理证。就用这种办法，一次在平顶山、白杨河发展了130名国民党员，所以，这些人至今都还不明白是怎样加入国民党的。

另外，有些地区还利用哄骗、引诱和封官许愿等手段进行发展据我回忆，从1944年到1949年，一共发展国民党员1,110人。其中，经省党部批准发了党证的有700人，发了临时代理证的、本人知道的有280人。本人根本不知道，也没有发临时代理证的，直接从户口册子抄名字的130人。

2、宣传活动：

从当时新疆的整个情况来看，国民党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消除”三区革命的“影响”，奉省党部之命，县党部每个星期举行一次总理（孙中山先生）纪念周活动，县城国民党员和区党部书记、干事都来参加。会上由书记长发表纪念讲话。这是例会。其次，每月一号还要召开一次国民月会，由县党部和县政府共同主持。参加国民月会的有县城居民、工商界人士和各机关的公务人员。会议主要内容由县党部书记和县长分别进行训话，一般情况下，县长讲得多。训话内容：宣传三民主义政策。再就是县长讲县政府的有关事项。